



1+1 GONGCHENG 第七辑



夫妻舞伴

白旭初



夫妻舞伴

白旭初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夫妻舞伴 / 白旭初著.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4. 9

(微阅读 1+1 工程)

ISBN 978 - 7 - 5500 - 1057 - 4

I. ①夫… II. ①白… III. ①小小说—小说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47.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95364 号

夫妻舞伴

白旭初 著

出版人：姚雪雪

组稿编辑：陈永林

责任编辑：张 越

出 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发行单位：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2

版 次：2015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128 千字

书 号：ISBN 978 - 7 - 5500 - 1057 - 4

定 价：20.00 元

赣版权登字：05 - 2015 - 17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0791 - 86895108

网址：<http://www.bhzw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影响阅读，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以“极短的篇幅包容极大的思想”，才能够以小胜大，经过读者的阅读，碰撞出思想的火花，震撼人的心灵。正因为这样，微型小说成为一种充满了幽默智慧、充满了空灵巧妙的独特文体。

如果说在二十一世纪的头一个十年，是互联网大大改变了我们的生活，那么在我们正在经历的第二个十年里，手机将更为巨大地改变我们的生活。如今，以智能手机为平台，正在构成一个巨大的阅读平台。一种新的阅读方式正不知不觉地走进大众的生活。一个新的名词就此产生，它便是“微阅读”。微阅读，是一种借短消息、网络和短文体生存的阅读方式。微阅读是阅读领域的快餐，口袋书、手机报、微博，都代表微阅读。等车时，习惯拿出手机看新闻；走路时，喜欢戴上耳机“听”小说；陪人逛街，看电子书打发等待的时间。如果有这些行为，那说明你已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微阅读”的忠实执行者了。让我们对微型小说前景充满信心和期待的是，微型小说在微阅读

的浪潮中担当着极为重要的“源头活水”。

肩负着繁荣中国微型小说创作、促进这一文体进一步健康发展的责任和使命，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推出了“微阅读1+1工程”系列丛书。这套书由一百个当代中国微型小说作家的个人自选集组成，是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的一项以“打造文体，推出作家，奉献精品”为目的的微型小说重点工程。相信这套书的出版，对于促进微型小说文体的进一步推广和传播，对于激励微型小说作家的创作热情，对于微型小说这一文体与新媒体的进一步结合，将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编者

2014年9月

目 录

上电视	1
看电视	3
垃圾山	5
寻常故事	8
陪衬人	10
反响	13
我为你作证	15
不回家吃饭	18
醉话	21
忙音	24
厂长与作家	26
逗哭	29
中奖	33
阴沟里的鳝鱼	36
一个女孩两个男孩	39
女儿长大了	42
夫妻舞伴	45

最后的晚餐	48
择	50
儿子单独睡	53
告状	55
迟到	58
女人比男人勤快	60
克隆一个慧	63
儿子的情书	65
阿玲的心病	68
小保姆	71
打工妹	74
寄钱	76
四川佬	78
老黑	82
农民父亲	86
擦皮鞋的小男孩	88
双胞胎	90
循环	92
茉莉花	94
记性	96
烟的故事	99
力量	101
唐奶奶	104

BB 豆奶	108
讨债	110
涂哥开店	113
流行时装	115
买卖	117
买葱	120
买肉	122
恼人的电话	124
桌缝	127
两个总经理	130
团圆饭	132
邻里之间	134
谎言	136
分房方案	138
防盗网	141
加班费	143
奖金	145
这是怎么回事儿	147
查电话	149
钱多天桥	151
病	154
钥匙	156
烟雾	160

二癞子	162
她和他	165
藤床	168
这个电话必须打	171
敲错门	174
森领导	177
老林	180
防护罩问题	183



上电视

在家里看电视台的《本市新闻》，屏幕上晃来晃去的人都是别人，要是在上面看到自己的“光辉形象”，那才叫过瘾呢！楚祥就是这样突然生出想在电视上亮相的念头的。

机会终于来了。

当得知明天电视台记者要来厂采访的消息后，这个街道小厂简直沸腾了，工人们奔走相告，楚祥更是激动不已。下班后，楚祥破天荒去花都发屋理了一回头发。第二天一早又换上平时上班时舍不得穿的白衬衫，还找出压在箱底的崭新蓝色工作服。妻子疑惑地打量他后说：不会是厂里有了相好的吧？楚祥一本正经说：明天记者到俺厂拍电视。

楚祥早早来到厂里，见厂长正对大伙说话。厂长见多识广地说：记者到车间摄像时，大伙不要围观，跟平时一样，自己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也不要望摄像机镜头……于是，楚祥便一如往常埋头干活。但楚祥眼角余光仍发现摄像机镜头对着自己，大约有五六秒钟光景。楚祥心里像灌了蜜：哈，我上镜头了！

回到家，楚祥一脸红润向妻子报喜：今晚电视新闻里有我，有我的镜头！妻子见楚祥少有的高兴样，当然深信不疑，就又喜滋滋告诉儿子：今晚电视里有你爸，等会留心着看吧！儿子乐得直拍手。

晚饭后，一家人早早打开电视。楚祥在电视里看到了厂长、办公室主任、车间主任，却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身影儿。

要是当时能站在厂长或车间主任身边就好了。要不厂长或车间主任来我的机台前站一站也行。楚祥躺在被窝里仍胡思乱想。这晚，他失眠了。



一个星期天，楚祥上街购物，忽闻鼓乐声。一家百货大厦前人头攒动、彩旗飘扬、热闹非凡，原来大厦正在举行开业庆典。楚祥不想凑热闹，正要回转身，忽然他看见了摄像机。一名记者正扛着那玩意儿跑前跑后地忙活。楚祥激动得浑身发热，他急忙挤到摄像机镜头前的人群前，记者把镜头摇向哪，他就往哪儿挤往哪儿站。心想：镜头对着我这么多次，这回该不会漏掉我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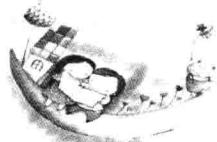
楚祥这次没对妻子漏口风儿，他想等在电视上发现自己了再赶紧喊妻子、儿子注意看，要给妻子儿子一个惊喜。结果，楚祥只看到几个衣冠楚楚的人，每人执一把剪刀把礼仪小姐们托着的一条红绸带剪成了好几段，却仍然没有找到自己的影子。

犹如经受了两次沉重的打击，楚祥浑身疲惫，认定自己上电视是没有指望了。

事情发生在半年后。一天，楚祥上晚班，下班时已是深夜。他经过一条僻静小巷时，忽然前面传来一个姑娘的喊叫声：还我金项链，还我金项链！楚祥刚回过神来，两个黑影已快窜到他面前。楚祥跳下自行车，迅疾把自行车前轮一横，将一名歹徒绊倒在地。楚祥按住了倒地的歹徒，没料到，另一歹徒拔刀刺过来……

楚祥背部挨了三刀，搏斗中，双眼也被利刃划伤。经过医院全力抢救，终于转危为安。楚祥勇斗歹徒的事迹很快传开了，市领导专程到医院看望慰问楚祥，电视台记者也跟着来采访、摄像。一直守候在旁的妻子告诉楚祥：你这回真的要上电视了。

楚祥翕动着苍白的嘴唇，声音小得只有妻子才能听清：我，我看不见了……



看电视

蓓蓓是妈打电话叫回来的。妈说你爸近来的行为有些反常哩。蓓蓓回家后果然见爸有些坐卧不安：爸捏着电视遥控器，嚓嚓嚓嚓不停地调换着频道，没看上两分钟就把电视机关了。在沙发上躺一阵子或在房里走一阵子后，又打开电视机，嚓嚓嚓嚓把频道换来换去，接着又关机了，好像全国就再找不出他喜欢的节目了。蓓蓓出嫁半年了，因为忙，回家少。蓓蓓问妈，爸这样子有多久了？妈说，你爸退休后不久就这样了，把遥控器按来按去的，就没正经看过电视，我看电视他还不让呢，说吵到了他。

蓓蓓想，这就怪了！爸退休前可是个电视迷呀！每天吃过晚饭，爸爸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视机，先看本省新闻，再看中央台的《新闻联播》，接着又收看爸厂里有线电视台的节目。有一阵子，省电视台播放电视连续剧《还珠格格》，蓓蓓最爱看了，而这个时段正是爸收看本厂有线电视台节目的时候，于是父女俩为争频道常常拌嘴。蓓蓓说，自己厂里的事有什么看头！爸笑笑不吭声。妈向着爸，说你爸看电视是为了了解厂里的情况，关心厂里发生的事呢！不然，怎么当好厂长呢？

此刻，蓓蓓见爸闭目塞听地躺在沙发里，一动也不动，便问道，爸，您有哪儿不舒服吗？爸摇了摇头。蓓蓓又问妈说，爸没精打采的，是不是身体有了毛病，到医院看过吗？妈说，我也急呀，硬逼他到医院检查过，除了血压有些偏高，没查出其他什么毛病。

蓓蓓终于明白了什么，悄悄对妈说，爸管理过几千人的大工厂，忙惯了，如今整天闲着没事干，哪精神得起来？爸这是因为太寂寞了。妈说，这可怎么办呀？蓓蓓说，好办，爸不爱看电视了，就让他干点别的吧，生活要丰富多彩呀！



蓓蓓从花木市场上买来十多盆花花草草摆在阳台上。蓓蓓说，爸，这些君子兰、茶花、茉莉花……都是朋友送的，我、您女婿都太忙，没时间照料。爸，您可别忘了松土浇水呵。爸把每盆花仔细瞧了个遍，微笑着说，听说君子兰很娇贵，难莳弄呢！说罢拿起洒水壶就要浇水。蓓蓓和妈心照不宣地笑了。

蓓蓓改天回来，惊奇地发现花盆里的土都干了，花的叶子也蔫了。蓓蓓问妈，爸怎不给花草浇水了？妈说，你爸只热心了几天，他对花花草草的没兴趣。哎，我也忘了。

蓓蓓又买回来一只狮毛狗。蓓蓓对爸说，这只狗名叫欢欢，是您女婿买的，我哪有时间和它玩耍呀，我送给爸玩儿吧。狮毛狗雪样的白，两只眼睛分外的黑，十分可爱。爸禁不住叫了一声欢欢，狮毛狗就奔到他面前摇头摆尾的，爸笑着说，这狗通人性呢！蓓蓓和妈都笑了。

一天，蓓蓓回家来，见了欢欢忙伸手去抱，欢欢却慌慌地往旮旯里钻。妈悄悄对蓓蓓说，欢欢差点没被你爸踢死！蓓蓓的心里直发凉。

晚饭后，爸又闷闷不乐地斜躺在沙发里。蓓蓓忽然记起今晚有她喜欢看的电视连续剧《康熙微服私访记》，就说，电视机长期不用会坏的，得经常开机驱驱潮气。见爸没吭声，蓓蓓便打开了电视。在调台中，蓓蓓无意中收看到了爸工厂有线电视台的节目，正要调换频道，忽听爸大声叫道，别换台，快，快把声音开大点！蓓蓓仔细一看，电视里正播放介绍工厂发展的专题片，片中多次出现爸的镜头：有在台上作报告的，有在车间里检查工作的……蓓蓓注意到，爸看专题片时身子坐得挺直，眼光神采奕奕，十分兴奋的样子。专题片播完了，爸竟深深叹了口气。

蓓蓓忙把这一发现告诉给妈。妈愁眉苦脸地说，如今电视里哪能天天有你爸的镜头呢？蓓蓓诡秘地笑了笑说，我有办法了。

第二天，蓓蓓就到爸厂里找了新厂长，又到工厂有线电视台请人剪辑转录多年来有关爸的录像资料，忙了一整天。接着，蓓蓓又给爸买了一台录像机，并把一盒崭新的磁带，送到爸手上。

单位上派蓓蓓到外地进修，她再次回家已是一个月之后了。妈见了蓓蓓就喜滋滋地说，你爸又爱看电视了……蓓蓓也发现：爸满面红光，人挺精神的。



垃圾山

昨晚市电视台播放了《凤凰路东端垃圾山应由谁清运》的新闻后，可把分管城建工作的孔副市长急煞了。

要是平时，一堆垃圾本不算回事儿，但眼下却非同小可。再过两天，省城市卫生检查团就要来了，垃圾山不仅有碍观瞻；更重要的是有损该市形象，脏、乱、差的城市谁还愿意来投资？市里制定的借船出海，振兴地方经济的策略，岂不成了空话！误了事，谁担当得起？

今天一早，孔副市长就把各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召集到垃圾山旁。

孔副市长估摸了一下，眼前这一溜儿的堆堆垃圾，少说也有四五吨。他首先严肃地对市环卫处李主任说：这主要是你的责任吧？李主任昨晚看了新闻报道，心里早有准备，虽是市长诘问，也不慌张，说：这不只是环卫处的责任。街头垃圾箱寥寥无几，生产生活垃圾无处倾倒呀！我曾经多次提出增加一些垃圾箱，可市里没拿这笔钱。

孔副市长听罢，半晌没吭声。提到“钱”字，他也有苦衷：市里财政薄弱，到处都需要钱，这钱能自己印制？孔副市长有点不悦地说：现在别争论谁是谁非了，当务之急是立即把垃圾山运走，就由环卫处负责。

李主任连连叫苦说：为迎接检查，做好街道的全天保洁，环卫工人已超负荷了，连退休工人也上阵了，我哪还有人手？

孔副市长说：就算雇请民工也要把垃圾山运走。

李主任又叫苦说：请民工要花钱，环卫处既无经济实体，又无小钱柜，这钱找谁报销呀？

孔副市长没好气反问：你说怎么办？

李主任反应敏捷，说：依我之见，这垃圾山在人行道绿化带上，市



绿化办也有责任。

孔副市长思忖片刻，认为听听大家的意见也好，便把目光移向绿化办陈主任。

陈主任昨晚虽没看电视新闻，但听了孔副市长和环卫处李主任的对话，心里也有了底儿，很有分寸地说：我们只负责城区绿化工作，种树种花种草才是分内事。现在情况紧急，我们来清运垃圾山也并不是不可以，只是人手太少。眼下，道旁绿篱要修剪，林荫道上的死树要补栽，正忙得焦头烂额呢！如果请民工来干，这钱又由谁出呢？

孔副市长一听又是“钱”，立刻反问道：你说怎么办？

陈主任狡黠地眨眨眼睛，说：这乱倒垃圾的问题，这里的居委会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孔副市长说：居委会来负责人没有？

这时，一个精神矍铄的老太太挤过来，没等孔副市长发问，便连珠炮似的说开了：居委会不是不管，我们派人清运过人行道上的垃圾，但人家总不能老是尽义务吧，也应该给点报酬吧，居委会都是婆婆姥姥的，哪有钱？我们找临街单位给予支持，每月收个三元五元的卫生费，但都不肯出钱，没有钱我们也没办法。

又是“钱”！孔副市长有些光火了，说：您说说哪些单位不肯出钱？

居委会老太太环顾了一下，除了二十米外的道路两旁有几个不知名的单位在搞基建外，垃圾山附近还没有房子。她灵机一动，用手指指坐落在人行道外大约二百米的一个建筑群说：那所中学……

孔副市长只得对身边的秘书说：去把学校校长找来！

校长来了。当他了解到事情的原委后，说：这垃圾山与学校毫无关系。学校的生活垃圾从没往外倾倒过，都用来填校园后的污水塘了。

市环卫处李主任脱口而出说：正好，这垃圾可用来填污水塘！

市绿化办陈主任说：这个建议好！

居委会老太太也说：组织学生搞义务劳动，又不用花钱！

这办法好！众人附和。

孔副市长也认为只能这样办了，友好地拍拍校长的肩膀说：迎接检查，十万火急，希望给予支持，马上组织学生行动，务必今天把垃圾山



搬走。

校长顿时愣住了。

孔副市长又说：就这样定了！

学生在准备期末考试呀！校长禁不住咕哝了一句。不过他觉得自己的话十分软弱无力。



寻常故事

昨天傍晚，一位年过六旬的老太太在马路的慢车道上散步时，被从身后驶来的“夏利”车杵了一下，因为出租车车速不快且刹车及时，所以老太太倒地后没有伤筋动骨，只是手掌擦破了一点儿皮。老太太斥责司机说，你怎么开的车，违章进慢车道还撞人！司机自知理亏，却不认错，反问道，你应该走人行道，怎么走到慢车道上来了！老太太恼怒地说，人行道上摆满了摊担，怎么走？司机嘻嘻一笑说，这就怪不得我了。话没落音，夏利车吱的一声一溜烟跑了。老太太回去把遭遇告诉了儿子。儿子很气愤。老太太的儿子不是普通市民，而是县电视台分管新闻宣传的饶副台长。

饶副台长第二天一上班就找来负责城管方面报道的符记者。饶副台长本想说说母亲的遭遇，但他终于没说。他说，小符，近来城管工作现状如何？

符记者说，不尽如人意，不容乐观。车辆不各行其道，乱停乱靠乱窜，交通警察视而不见；人行道成了集贸市场，工商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有……

饶副台长问，市民对此有何看法？

符记者说，市民怨声载道，说如今职能部门太不像话，该管的事不愿去管，只知道收费收钱……

饶副台长没等符记者说完，气咻咻道，我们要发挥新闻舆论监督作用，你把这事采访报道一下。

符记者说，过去多次采访报道过，只是没什么效果。

饶副台长说，你认为症结在哪？

符记者耸耸肩说，过去的报道不关痛痒，老是说希望有关部门要引